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二十一回 故人書英雄歸命 一載假禦史完姻

笑向軍門解戰袍，死生威福等鴻毛。已藏魚腹穿楊箭，還放龍頭帶血刀。
臣罪繁多難擢發，君恩浩大真銘骨。
秋風鐵馬漾旌旗，誓掃塵煙安百粵。
侍宴披香樂未央，金蓮寶炬照回廊。
頒來恩旨天顏喜，好譜《關雎》第二章。
玉鞭驕馬春郊路，柳媚花嬌芳草渡。
史筆從今暫畫眉，等閑莫把青年誤。

胡總督從潮州敗績之後，分飭各路緊守城池，又調了高州鎮幾千兵秋間進捕。奈摩刺狡猾善戰，四護法武勇絕倫，雖則任提督出奇制勝，稍挫敵勢，畢竟功不掩罪。九月間得了嚴旨申飭，十月中又奉了胡成降補惠潮兵備道的旨意，因退兵界口，靜候交代。至臘月初旬，新總督慶喜已到，胡成當即還省，交過總督關防。慶大人望闕叩頭受訖，各官紛紛稟賀。慶公諭令胡公暫住省城，明春隨軍征進。

倏忽過了殘年，申公因陸辭時聖旨吩咐，著緊會同慶喜剿辦賊匪，以蘇粵民，所以邀同慶制府、任提督、李參贊、胡兵備等會議。正午時候，各官陸續到齊。官吏獻過了茶，申公舉手問道：「小弟面奉嚴旨，協同慶大人收捕惠、潮二匪，自愧文同窺豹，武無縛雞，還祈各位大人教誨。」慶制府道：「任大人屢次收剿，轉戰一年，諒必深知二匪虛實，幸即聚來席前，再候申大人、李參贊定議。」任提督道：「小弟屢挫王師，實深蚊負，蒙聖恩不加誅戮，待罪戎行，敢不直剖愚衷，以圖報效。大約二賊叛逆之罪維均，而摩刺之惡浮于霍武；霍武負隅自固，雖抗拒朝廷，並未草菅民命，其安心叛逆，或緣有激使然。去年釋胡同知之因絕摩刺之使；曹志仁誤犯嘉應，則撤其兵；呂又達醉打平民，則鞭其背，都算他的好處。至於摩刺，貪酷驕淫，罪大惡極，百姓倒懸，自當先為撲滅，再向陸豐。」

只是摩刺勇悍難當，狡猾百出，還仗二位大人的虎武，參贊大人的妙算。」慶制府道：「李老先生赴闕請纓，從軍粵海，必有奇謀異策，惠此一方，敢求指示。」李參贊道：「晚生略參末議，還聽列位大人處裁。自古收捕草寇，不越撫、剿兩途，不識胡道臺從前可曾招撫過否？」胡兵備道：「禿賊縱橫恣肆，撫之未必能來。姚賊決旬之間，連克二縣，意氣方盛之時。又因提標賀副將全軍覆沒，職道誓欲滅此朝食，所以不曾議撫。」

李參贊道：「晚生方纔敬聆任大人的議論，實屬老成灼見。那摩惡罪已滔天，自當議剿。姚霍武絕妖僧之使，未必非心向朝廷。據晚生愚見，還當先撫陸豐，再剿摩刺。」申撫軍道：「表侄書生之見，未免紙上談兵，任、胡二公以為然否？」任提督道：「參贊大人之論，允中機宜。小弟從海道回來，就在潮州打仗，所以計未出此。」慶制府道：「先撫後剿，本屬兵法之常，如今再請教李老先生，當用何辦法？」李參贊道：「請各位大人簡選精銳，移駐惠州，晚生草尺一書，諭之以禍福，恩威並用，彼稍知順逆，自當面縛軍前。」申撫軍道：「既是制臺、提臺依議，吾任速草檄文，還當酌議妥幹之員送去。」當下各官定議而散，惟有胡成暗笑：「料來此舉無功。」

次日，任公先辭還惠州，督撫二公選了一萬雄兵，帶了巴布等一班戰將，定于二月初吉起程。李匠山文已草就，定了主意，竟單用自己出名，呈與督撫觀看：

欽命參贊廣東軍務誥封掌河南道察院李，文檄自號豐樂長姚霍武知之：自古無竊據之英雄，本朝無稽誅之草寇。我皇上一人有慶，五嶽無塵；四海鶉居，八荒蛾伏。西域夜郎自大，版籍東歸；南夷邛竹未供，君長北系。魂餘鳥鼠，齊東只用筆答；臂逞螳螂，閩越但需鞭打。凡稽古未有之功勳，皆率土臣民所傳誦。雖遐采衛，甯勿聞知？爾乃僻處邊陲，跳梁粵海。自謂楊太特洞庭之險，除是飛來；智高負邕州一隅，誰能架入。階方羽舞，汝且孤張，惑我人民，擾我士卒。嗚呼！獸將入檻，雖搖尾而法無可寬；鳥即合縲，縱投懷而情無可恕矣！皇赫斯怒，我武惟揚，命兩廣總督慶、廣東巡撫申，聚來殿前，借籌閩外。巴蜀用崇文之將，街亭撤馬謖之軍。牙璋內頒，金玦外斷。夫太陽之沃霜雪，所過皆消；久旱之望雲霓，歸來恐後。幾爾有眾，亦曰殆哉！本參贊先知號哲，見遠為明。念爾輩蛙雖井底，何莫非孝子順孫；雀且朝飛，寧不知宸居帝室？爰請命于督將，將待爾以生全。倘無復反之心，當請不死之詔。斯言金石，永矢山河！若其故智尚萌，野心未死，則嫖姚之兵五道，孫武之智九天，弓挽六鈞，矢穿七筈，必致面縛三門，頭飛六角。山形拔而不藉五丁之力，天網密而未必一面之開。弓掛扶桑，火焚玉石，碑鑄銅柱，歌滿珠崖。倘昧先機，必貽後悔！故檄。

慶公道：「積健為雄，足褫賊人之膽。」因對申公說：「即當酌派妥員送去。」申公道：「李表侄曾說，番禺有一貢生蘇芳，少年練達，即係表侄學生，他情願前去。」慶公道：「事關重大，非徒尋常奔走之勞，二公所見既同，此生想能勝任。」匠山道：「蘇芳雖則年輕，頗有才幹。況他求討此差，不過因公起見。現帶在軍門，還求大人著驗。」慶公即命請進。

吉士上前參見，慶公命坐。陪過了茶，問道：「李參贊力保先生招安姚霍武，先生此去，不知如何措詞？」蘇吉士對道：「貢生一介青衫，本無才辯，既蒙老大人錄用，惟當宣朝廷之教令，布節鉞之恩威，俾知向背順逆之大義，令其解甲歸降，並剪滅殘匪，以求自效。立言之旨，未知何如？」慶公道：「妙極！先生人如張緒，志比終軍，將來定為國家梁棟。姚霍武果能克復潮州，我與申大人定當懇求聖恩，不惟赦其前罪，並且嘉與維新。」因著蘇芳定于廿八日先行，並撥標下兩員千總護送，有功回來，一例奏請恩旨。

吉士稟謝出來，匠山帶著他一同進了公館，備酒留坐。

匠山道：「賢弟此番出使，係廣省治亂關頭，不可不格外謹慎。我另有書信一封，送與霍武。看來霍武不難招致，只恐他手下人心不一，賢弟還要費些口舌之勞。」吉士道：「學生久已打聽明白，這些驕從之人，皆是慶大人從前收募的鄉勇，後因胡大人變易法度，地方官刁蹬勒掇，所以流而為盜。如今只要宣諭慶公恩德，自然俯首順從。」

學生先大軍五日起身，只怕大軍不消到得惠州，霍武已來省會矣。」匠山道：「但願如此。明早我即著人送文書到來，你也不必再辭督撫，我替你說就是了。」吉士告辭回家，那兩員千總已同著二十餘個馬兵在門首伺候。吉士叫家人款待，自己進內，吩咐收拾行裝，派了杜壘、阿青、盛勇、阿旺跟隨，一面領了文書，關了軍餉，下船進發。

因是軍差，一路都有地方官迎送。到了惠州，見過提督，一行三十餘人，上馬而去，直至羊蹄嶺下。關上見有一簇人馬到來，叫聲「放箭」，一聲梆響，箭如飛蝗，早射傷了一名兵卒。

吉士忙叫眾人退下，吩咐杜壘單騎先去通報。杜壘策馬上前，大叫：「不要放箭！俺家蘇大爺有事求見。」王大海等在關上問了備細，方纔放炮開關，擺齊隊伍，迎接進去。那王、褚二將都認得吉士，一面設席待他，一面點起五百軍兵，王大海親自押送。不到兩日，已至陸豐。

此時姚霍武等已知廣東換了總督，就是從前募收鄉勇的慶公，一個個都有投誠之意，惟恐自己負罪深重，萬難赦宥。這日聽得蘇吉士奉著差遣齎書到來，知道定有好旨，不勝踴躍，忙吩咐白希邵、馮剛出城遠接，自己在署前拱候。

不一時，蘇吉士到來，霍武打恭迎接。吉士吩咐兵卒外邊伺候，自己同霍武進了大堂，將檄文及匠山的書信一併遞上。

霍武看過，說道：「姚某實不曉得匠山哥哥到來，若早得知，已束甲歸降久矣。」吉士便將前年告訴李垣及李垣回京稟明先

生，纔請旨來招撫的原委說了一番。霍武又打恭致謝道：「蒙匠山哥哥父子委曲扶持，容圖報效。」

先生請暫屈幾家，待姚某約齊眾兄弟，同詣軍門，死生惟命。」當下一面差飛騎撤回碣石、甲子駐守的將官，一面著馮剛檢閱兵馬；其原係各城城守，一併留下；其新增及後來歸附者一併帶去。又著韓普算明錢糧倉庫的羨餘，造明冊子，歸還朝廷。以前監禁的地方官，亦皆帶至省城，交督撫發落。大排筵席，暢飲歡呼。又著人款待跟來的千總、家人、二十餘個兵士，各人都送了盤費。晚上仍送至從前公館安歇。

次早，霍武領著眾人親至公館拜望，吉士接進就坐。

敘談一回，只不見白遯庵到來。霍武著人催促，早有門吏稟說：「軍師昨晚三更出城，不知去向，留一別東上復主公，一切銀錢衣服等物封鎖府中，分毫未動。」霍武忙取別東開看：邵以布衣，猥蒙壞任，片言投契，職典機樞。黽勉年餘，差無隕越。乃者，督撫招安，明公效順。邵夜佔一卦，知明公鵬方展翅，鶯已遷喬。特恨貪賤之身無肉食相，不能長侍左右，快睹元勳。浮海徜徉，並不知赤松子為何許人也。惟明公諒之！

霍武看完，不覺泫然淚下，歎道：「遯庵纔略，僅見一斑，今忽棄我而去，何不如意事之多也！」吉士勸道：「將軍不必惑懷。他絕意功名，也是各行其志耳。」馮剛道：「白先生原是半途而來，今忽半途而去，人生聚散，自有定數，哥哥何必介懷！」于是張筵飲酒。

席間，吉士說起：「潮州摩刺肆惡殃民，將軍若能請于督撫，撲滅此僧，定覓封侯之賞。」霍武道：「姚某既以此身許國，雖赴湯蹈火亦不敢辭，敢冀封侯？但求免罪足矣！」話休饒舌。

吉士住了三天，碣石、甲子諸將都到，霍武吩咐豎起降旗，一同就道。到了羊蹄嶺，合兵一處，共是十五員將領，馬步軍兵一萬二千，望惠州進發。打聽得督撫已駐惠州，同任提督離城三十里下寨，霍武即吩咐于平山屯住，吉士先去報知。然後，霍武同眾人卸甲面縛，在于營門伺候，督、撫、提三位，知道姚霍武全師效順，不勝忻悅，都向匠山、吉士賀功，然後放炮開營，眾軍全身披掛，諸將站立兩傍，傳霍武等進見。正是：

雖依漢與依天等，而受降如受敵然。

霍武等膝行至前，叩首伏罪。慶、申二公都各站起，任公解其綁索，賜坐賜茶，再三獎諭。霍武歸還倉庫羨餘的冊子，並獲地方官及民間告他們的詞狀。督撫收了，吩咐發與廣州府審核詳報。霍武又跪下稟道：「霍武罪大滔天，蒙各位大人恩宥，粉骨難報。今願率領部下前往潮州，擒獲妖僧，以贖前罪，伏候主裁。」慶公道：「將軍從前義絕逆僧，便是此番投誠之兆，既願掃賊自效，本部堂自當與撫、提二大人專摺保舉，除授一官，纔可領兵前去。」

此時且同至省城靜候恩旨。」霍武又拜謝了。當下賞了眾人酒席，命巴副將、惠州府相陪，並發銀一萬二千兩、酒五百壇、肉五百斤，委員犒賞降兵。這呂又達、何武等雖則跟著霍武投降，未免還萌異志，今見督撫殷勤相待，也就默化潛消。

當時督撫會議，將這一萬二千兵卒分隸各標，姚霍武等並歸巡撫標下，申公願將姚霍武暫署本標中軍事務，即以此銜保奏，一面遴選文武各官往海豐等處到任。

李匠山接見了姚霍武，晝則同食，夜則聯床，隨同督撫回省，還有許多教海勉勵之言。霍武又轉托匠山，要他轉懇督撫，昭雪乃兄之冤。匠山許他俟潮州立功後，請督撫題奏。

不日到了省中，督、撫、提三位即日會摺五百里馬上飛奏，恭候旨下施行。申公即吩咐霍武到中軍參將之任，馮剛等自然居住一處。只有匠山無事，與督撫閑談之暇，仍與蘇吉士、卞如玉等詩酒遣懷。

這日吉士從姚中軍署中赴宴回來，杜壘跟著稟說：「小的有機密話回明大爺。」吉士即坐在書房，屏去眾人。那杜壘稟道：「小的去年犯了不是，蒙大爺的恩典，周全小的兩口兒，自恨沒有什麼報效。今日聽得大爺與李大老爺、姚大老爺商量潮州的事，小的深曉得這摩刺和尚十分了得，急切勝不得他；就是勝了他，那潮州城池堅固，不用七八萬兵，也不能破得。」

如今小的想了個主意，既可以報得大爺恩典，又可以圖個出身，不知可辦得否？」吉士道：「你有什麼計較，你且說來。」杜壘道：「小的在關部署中，向來認得這個和尚。這和尚盜逃之時遺下一個包裹，內藏喇嘛度牒一張，乃是他的至寶，現在小的拾取，帶在身邊。況潮州地方，小的前年去過，認得幾個口書。」

如今小的用詐降之計，預先去投他，他見了這張度牒，一定收用的。俟姚爺與大爺領兵到來，小的乘空射書出來，約定時日，開門接應，這不是容易擒他了嗎？」吉士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！你須小心在意。」杜壘道：「小的知道。大爺且不必告訴眾人，恐怕洩漏，小的明早即便起身。」吉士應允了。

杜壘于次日五更潛蹤而去。

此時，吉士正該除服之期，延了幾十名僧道，廣做法場。

除靈已畢，曉得李薇省歸娶之期已近，吩咐蘇興制辦一切。自己擇日納了小喬，並將巫雲、也雲收為侍妾，亦各住一房，派兩名丫頭伏侍，上下呼之為姨，班次小霞、小喬一等。正是：

廣列名花任品題，羊車到處總離迷。

而今了卻風流願，擲果由他襯馬蹄。

話說李薇省在京，本擬俟申蔭之會試之後，一同南還。這元家節下，同一位副憲江大人入直，皇上問他曾否聘娶，李垣跪奏：「巨父國棟曾聘定廣東番禺縣恩貢生蘇芳之妹與臣為妻，還未完娶。」次日，中官傳出恩旨：

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垣，年未成童，即與曲江之宴；茲將弱冠，正當授室之期。爾父國棟，象魏請纓，馳驅粵海，爾垣豸冠珥筆，翻翻皇猷。夫冰將迨泮，尚遲穀旦之差；桃已方華，未卜仲春之會。烏臺風冷，玉漏家長。驚三星之在隅，猶五夜之待漏。朕甚憫焉。今特給爾還鄉之假，成夫合巹之榮。燭撒金蓮，光生天上；衣頒官錦，香到人間。敕媒氏以平章，幸相公之變理。於戲！天錢撒帳，女床聽鸞鳥之鳴；史筆催妝，銀管耀雀釵之色。青綾被好，郎署熏香；黃紙緘封，宜人錫號。此日春江莫雁，兒真衣錦而還；明年味旦聞雞，朕亦倚門而望。毋甘同夢時乃之休。

薇省接了恩旨，不敢稽遲，即日謝恩辭朝，打發頭站先往廣東，自己辭過同寅，別了蔭之，隨後就道。都下傳為美談，那賦詩餞別的不下三百餘人。不必細述。

薇省先到江蘇，稟過祖父、祖母、母親，住了三日，由浙江、江西一路轉至廣東，已是暮春光景。吉士接得頭站來信，家中各樣俱全齊。薇省到來，見過父親，拜過督撫、司道、府縣等官，溫家、蘇家都拜望過了。他定于四月初一日完姻。

依著吉士，原要入贅在家，匠山必要娶回公館，只得依了男家。

到了吉期，合省官員送禮拜賀，燈燭輝煌，笙歌喧鬧，不消說得。花轎進了中堂，扶出新人，李垣先望闕謝恩，再拜花燭。侍女們掌燈送入洞房，自有蘇家帶來的十數名丫頭、僕婦簇擁伏侍。夜闌客散，醉意入房，卻扇卸妝，同歸衾枕。新婚燕爾，其樂可知。有《鳳凰臺上憶吹簫》為證：鴛枕牙床，羅帷繡幕，此鄉合號溫柔。正花倚庭樹，月射簾鉤。曉起豔妝新試，勻嬌面、粉膩香浮。拖雲鬢，一般婀娜，別樣風流。悠悠，百年伊始，看蘭焚寶鼎，玉軟瓊樓。恨畫長人倦，一日三秋。生怕檀郎調笑，偏提起、昨夜嬌羞。關情處，紅生臉際，春透眉頭。